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公羊義疏

(一十)

陳立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羊義疏

(十一)

陳立著

國學基本叢書

新

PDG

# 公羊義疏四十九

宣十六年  
盡十八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注〕言及者。留吁行微不進。〔疏〕

左傳

注云。甲氏留吁。赤狄別種。大事表云。今潞安府屯留縣東南十里有純留城。卽留吁地。晉滅之。爲純留邑。甲氏在今直隸之廣平府雞澤縣。一統志。純留故城在今潞安府屯留縣南。春秋赤狄留吁邑。按史記匈奴傳。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號曰赤狄白翟。索隱。三蒼圖作圜。地理志。圜水出上郡白土縣。正義引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又云。潞州本赤狄地。史文謂在圖洛間。未詳。○注言及至不進。○甲氏。晉氏。與上年潞氏同。彼注云。明不當絕。當復其氏。是也。留吁不書氏。知其行微。故及以絕之。杜范皆以甲氏等爲潞之餘黨。蓋亦欲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者。

## 夏成周宣謝災〔疏〕

校勘記云。鄂本。閩本。同。監。毛本。謝作樹。下及注疏並同。唐石經缺。釋文。宣謝災。左氏作宣樹。惠棟云。襄九年疏引作謝。古無樹字。或止作射。周邦敦銘曰。王格于宣射。是也。三傳皆作謝。俗从木。又

災左傳作火。按紹熙本亦作謝。公羊釋文引左氏。作宣謝火。穀梁釋文亦作謝。知三傳無从木者矣。九經古義云。棟案。左氏古文。樹本作射。邦敦銘云云。又劉達引國語云。射不過講軍實。今本作樹。說文無樹。經傳通作射。荀卿子曰。臺謝甚高。秦誓曰。惟宮室臺榭。釋文。本又作謝。吳射慈。亦作謝慈。是射與謝通。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宮室卑庫。無觀臺榭。釋文。榭音謝。本亦作謝。原注。摯虞三輔決錄注云。漢末大鴻臚射咸。本姓謝名服。天子以爲將軍出征。姓謝名服不祥。改之爲射氏。名咸。載見廣韻。此由晉時不識

古文曲爲之說。按禮記玉藻。卜人定龜。注謂靈射之屬。釋文射。爾雅作謝。荀子王伯篇。注謝與榭同。潛研堂答問云。說文無榭字。則臺榭之榭亦當爲射。蓋因習射以得名也。

成周者何。東周也。〔注〕後周分爲二。天下所名爲東周。名爲成周者。本成王所定名。天下初

號之云爾。〔疏〕

注後周至東周。○此據作春秋時言也。昭二十二年。劉子驍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云。王城者何。西周也。又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云。成周者。東周也。注是時王猛自號爲西周。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矣。故

傳就當時所名解之。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疏引鄭注云。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澗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鄭舉漢地志爲驗。後漢洛陽河南皆屬河南尹。郡國志。洛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洛邑。春秋謂之王城。是也。馬融注周禮大司徒亦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與鄭同也。成周亦號下都。胡氏渭禹貢錙指云。王城卽鄭邑。漢爲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洛陽縣西北。下都卽成周。漢爲洛陽縣。河南郡治。其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居其中。古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入洛。澗水經河南故城東入洛。故謂東澗西爲王城。而澗東爲下都。洛誥之文甚明也。續漢志注。雒陽。引帝王世紀云。城東西六里。南北九里。河南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郭方一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郊山。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成周在東。王城在西。敬王居成周。故曰東王必大克也。○注名爲至云爾。○舊疏引鄭注書序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作此邑。乃名曰成周。是爲本成王所定名也。時二都並建。洛邑爲東都。平王東遷。以豐鎬爲西周。敬王後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矣。

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注〕宣宮。周宣王之

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謝。〔疏〕

穀梁注。宣榭。宣王之榭。本

此爲說杜以爲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疏引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五行志引左氏說榭者講武之坐屋與公羊異○注宣宮至之功○禮記疏引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賈禹說王者宗有德廟有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是何本先師舊說也漢書五行志云元鳳四年孝文廟正殿災劉向以爲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謝火同義明亦以成宣爲宗而不毀也顧氏炎武左傳補正云呂大臨考古圖邢敦銘曰王格于宣榭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也其文作印古射字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堂曰射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記成周宣榭火以宗廟之重而書之如桓僖宮之比通義云成周非王居而宣宮在焉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周之下都得有先王廟若漢時原廟矣左傳敬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亦廟之在成周者也按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繫是言之宗無數也蓋卽特廟特者不在七廟中而特立一廟者也據歆說宗不在數中則殷之三宗在六廟外周之成宣在七廟外矣昭七年左傳余敢忘高圉亞圉或亦先公廟之不毀者也馬融說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蓋不以宗而不毀爲然矣與何鄭說皆異劉歆習古文則古文尙書春秋皆與公羊家同○注室有至曰謝○爾雅釋宮文此疏引李巡曰室有東西廂謂宗廟殿有東西小堂也孫炎曰夾室前堂郭注本之郝氏爾雅義疏云廟之制中爲大室東西序之外爲夾室夾室之前小堂爲東西廂亦謂之東西堂後漢書注引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箱廂所以有廂者箱之言相謂左右助勳也故公食大夫禮注箱俟事之處觀禮注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文選爲賈謐作贈陸機詩注引爾雅廟作廊蓋字形之誤又引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寢者郭云但有太室郝氏義疏寢之制但有太室而無左右夾室故無東西廂按古路寢制如明堂燕寢有堂有室有夾室有房正如上所陳廟制故周禮錄僕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前曰廟後曰寢月令正義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地對廟爲卑故在後也不得有無東西廂之制蓋寢者平常臥息之所說文作寢云臥也釋名釋宮室云寢寢也所寢息也推人道以事神固不必備有

堂戶房階室之制與亦所謂致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榭者郭云榭卽今堂堦禮疏引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齊疏引孫炎云榭但有堂也。郝氏義疏云左傳注以榭爲屋歇前正義謂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按廳卽後世之堂皇漢書胡建傳列坐堂皇上集解堂無四壁曰皇是也然則無壁者無室但有堂故杜謂屋歇前矣通義云謝讀如序則物當棟之序謝之言射也堂後無室本射堂之制故以名焉按禮鄉射禮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注庠之制有堂有室也豫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凡屋無室曰榭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則鄭不以榭卽序也然鄭於禮經豫字但讀如謝不卽破其字爲謝而於記序則物當棟亦不破序字蓋以序榭皆無室謝序豫又同音字得相通也禮與記之堂則物當楹皆指庠言庠大於序故有堂有室也鄭彼注自謂豫讀如榭音非以爲榭彼之豫自謂州黨學之序爾

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注〕据天子之居稱京師宋災不別所

燒〔疏〕

注据天至京師○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是也彼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注宋災至所燒○襄十年宋災是也舊疏云特据宋災者以其王者之後與宋相類也

樂器藏焉爾〔注〕

宣王中興所作樂器〔疏〕

校勘記云漢書五行志曰榭者所以藏樂器唐石經諸本作藏俗字按說文無藏字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疏徐邈所據本云周災至注云重王室

也則與范本異五行志云成周宣榭火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臧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之坐屋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按左氏以宣謝爲講武之坐屋服杜注皆本漢書服謂宣揚威武更得命名之義火爲人火見守戒之無人而武功之廢弛也公穀以宣謝爲藏樂器之所董劉義同故漢志云謝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蓋樂以宣節陰陽故名宣謝何氏不得其解而以爲宣王并以樂器爲宣王中興所作既違公羊本文復乖左氏之義按說經須守家法左氏之義不得据以相難公羊本文明云宣宮之謝宣宮猶言桓宮傳宮也非謂宣王之廟乎何得謂其違公羊本文乎按禮記禮運以爲臺榭注榭器之所藏也是

藏物之所通曰榭。爾雅釋宮。闔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是不必講武之屋也。詩車攻序。宣王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蓋是時必有講武之所。嗣因有中興之功。宗而不毀。或即因立宣廟。廟宜靜肅。不能再爲肄武。即因爲藏樂器所專。○注宣王至樂器。○舊疏云。蓋夷厲之時。樂器有壞。故宣王作之。不謂更造別樂何者。考諸古典。不見宣王別有樂名也。按周本紀云。懿王之時。王室遂衰。禮記郊特牲云。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又禮運云。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明禮樂俱有敗壞也。本紀又此宣王卽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又詩車攻諸篇。美宣王復古容。亦作樂器焉。

### 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注〕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

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爲王者後記災也。

### 〔疏〕

校勘記。新周也。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當作親周。古親新通。新讀爲親。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紂夏親周故宋。史記孔子世家云。春秋據魯。親周故殷。皆作親字。何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親周。而故宋。是何注本作新周也。當亦爲嚴顏之樂。按董子史記親周。皆新周之誤。錢大昕言之當矣。惠棟未懷此。今按阮氏之說是。○注新周至同也。○決襄三十年宋災。不別所災也。○注孔子至故宋。○此春秋通三統之義。注爲全。皆發其例也。劉氏逢祿釋例云。顏子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終之曰。樂則韶舞。蓋以王者必通三統。而治道乃無偏而不舉之處。自後儒言之。則曰法後王。自聖人言之。則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獨一姓也。夫正朔必三而改。故春秋損文而用忠。文質必再而復。故春秋變王而從質。受命以奉天地。故首建五始。至于治定功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而韶樂作焉。則始元終麟之道。舉而措之。萬世無難矣。其言以春秋當新王之意。至爲明顯。孔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著之實事。故假魯以立王法。

所謂春秋之魯也。以魯當新王。故新周。新周者。新黜周等王者後也。新周則故宋。合宋周春秋爲三統。故黜杞等之小國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公羊言新周。核之董說。則以天意以樂器空存。無補實政。故災之。而望周之重新。聖人書之。所以承天意也。乃何氏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此言更爲誣矣。通義云。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避于朝之難。更遷成周。作傳者據時言之。故號成周爲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絳。鄭居郭鄭之地。謂之新鄭云爾。傳道此者。言成周雖非京師。而先王宮廟。有大災變。火爲除舊布新之象。其後敬王果新邑於此。故春秋大之。同於京師。而錄其災也。天道不遠。三五復反。向使周人寅畏譴異。修政更始。興宣王之禮樂。則子朝之亂必不作。可以無居新周之事。傳所以深探經旨。上本天意。稱言約而取意遠矣。治公羊者。舊有新周故宋之說。新周雖出此傳。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又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是以晉儒王祖游譏何氏黜周王魯。大體乖舛。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者也。按新周故宋。見之董生。繁露。史公孔子世家。必西漢經師相傳之義。孟子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卽斥新周故宋等義。眞七子微言大義也。非何氏之剽解。魏晉俗儒。不識經師大旨。孔氏反祖。以非何氏。此孔冲遠譏劉炫所謂蠹生于木。而反食木者也。孔氏於三世已多違舊義。而於三統之義。又全更滅。率此以解公羊。其瞽者之無相與。臧氏本非今文家。置之不足責可也。○注因天至災也。○舊疏云。使周成爲國。與宋齊之屬相似。包氏慎言云。春秋何新乎周。曰。孔子一生夢見周公。美周之文。而其作春秋。書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周之禮制。擬自文王。而成於武王。周公言文王以統武王。周公也。周監二代。以成郁郁之文。春秋監周。以爲萬世文章之祖。新周者。揚周之文於萬世也。周道傷于厲王。宣王中興。文武之道。燦然復明。平王東遷。所守者宣王之法耳。成周宣謝。宣王方策所藏也。孔子適周。問禮老聃。柱下所守。宣王之留貽也。宣榭災。而舊章之存者鮮矣。故孔子有春秋之作。春秋爲後世新王制法。一王初起。皆用先王之禮樂。故曰新周。周監二代。春秋監周殷。亦二代。故黜杞故宋。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宋不足徵。而文獻之可徵者。唯周一姓。不再興。周之不興。於宣謝之火。兆其萌。孔子修史至此。而喟然於周道之衰。故不曰京師宣謝火。又不曰王室宣謝火。而特曰成周。周之列國。猶王之爲風也。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

宣謝者。宣宮之謝。樂器藏焉爾。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有能用孔子者。孔子能與文武之道於成周。則雅頌可作。不能。而憲章文武。以作春秋。則周之禮樂。不僅爲周之禮樂。而爲萬世之禮樂。周雖亡。猶存也。荀子曰。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是之謂新周也。云爾。按包氏之論。深得春秋書成周之旨。書成周。明與爲王者。後記災文同。襄九年。宋火。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是也。

秋。鄆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者。後爲嫡也。死。不卒者。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

時爲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疏〕

左傳云。出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臣

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鄭注。器皿。其本所齋物也。律。奔妻畀所齋。范云。爲夫家所遣。○注。嫁不至嫡也。○春秋之例。內女嫁爲諸侯夫人者。皆書如。隱二年。伯姬歸于紀。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之屬是也。此鄆伯姬出嫁不書。故以爲媵也。按隱七年。叔姬歸于紀。注。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彼亦媵得書者。彼注。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鄆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知此被棄來歸。無賢行。故從媵賤常例不書也。莊二十九年。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如初。是內女由媵爲嫡。詳其卒葬。從夫人行。此來歸亦書。故知爲嫡也。此伯姬蓋爲他國之媵。若內女姪。則當書嫡之歸。鄆如紀伯姬之屬也。通義云。來歸者出也。始嫁不書者。容鄆子爲世子時歸之。其說亦通。○注。死不至初也。○毛本以誤有。按。此決紀叔姬書卒故也。紀叔姬自莊十二年歸鄆後。能全婦道。故詳其卒葬。此不然。故死不卒。但錄其來歸而已。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是則在道至入時。猶以夫人禮待矣。通義云。已出則失其貴。故後不見卒也。按孔說。非是。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女子在室期。出嫁大功。諸侯雖絕期。爲

其尊同故服其親服則女子許嫁諸侯而卒則服期可知故僖九年書伯姬卒明當有期之恩也齊衰不杖期章又有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注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此雖指大夫以下以諸侯不得有無主之事然推無主加服之義則被出而歸雖爲夫家所絕而父母兄弟視之似不得竟同絕期之例則被出卒者理合恩錄書卒此鄭伯姬不書卒故何氏云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時爲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諸侯女嫁於大夫者禮無服爲其尊不同故莒慶之叔姬高固之子叔姬皆無卒文也○注棄歸至罪月○有罪時者此書秋是也無罪月者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是也成八年杞叔姬卒恩錄之明其終于父母全歸道故云無罪益見孔氏已出則失其貴之說非矣

### 冬大有年〔疏〕

詩大雅豐年云豐年多黍多稌箋云豐年大有年也正義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公羊以爲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傳五穀皆熟爲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而爲例他經散文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按上年傳云則宜於此變矣注言宣公於此天災饑饉後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有大有年是宣公省悟後應是而大有年矣通義云稅畝而饑所以譴君也繼饑而旋大有年乃天之愛民也君恆稅之而天又薦饑之則民無生按孔氏此說不值一噓天之愛民原不必因國家重斂加之薦饑惟是孔子書之春秋究何主意抑書以褒天乎亦褒天以貶魯與此皆好爲立異而不知其語之駭也

###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書庚子月之二十六日也

### 丁未蔡侯申卒〔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無丁未二月之四日也

###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注〕不月者齊桓晉文沒後先背中國與楚故略之與楚在文十年〔疏〕

注不月至十年  
○舊疏云正以

卒日葬月六國之常例今此蔡侯不月故解之與楚在文十年彼注云楚子蔡侯次于屈貉者是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屈貉之役左氏以爲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圍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也蔡同姓之長而世役於楚自絕諸夏商臣弑父罪大惡極犬夷將不食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尙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據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弑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於數十年之間若蔡莊侯者所謂用夷變夏者也按蔡自桓二年會鄧懼楚自獻舞獲後棄夏即夷故僖十四年蔡侯卒注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也是也終齊桓之世未嘗與盟會事晉文敗楚城濮得臣被戮始與乎踐土溫翟泉之會晉文沒後首道中國以事楚屈貉之次是也故春秋尤賤而略之通義云文公從楚當莊王之世猶爲與賢比胥責輕故葬但不月而已胥潰宜絕故不書葬故移不月之文於其卒蔡侯申但責其背中國與楚故書葬而去月以起之非比胥責輕也楚莊之賢春秋亦不得已而與之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若必使中國君長比而從之非聖人內夏外夷之心也孔氏於屈貉經下採其座主莊侍郎之語是也此又以爲比胥責輕何先後之不侔耶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注〕是後邾婁人戕鄆子四國大夫敗齊師于鞏齊侯逸獲君道微臣道

強之所致〔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卯月之二日劉歆以爲三月晦朧元志姜岌以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以今麻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入交二

日已過食限大衍是按五行志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朧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朧則侯王其舒劉歆以爲舒者侯王展意顧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胸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胸不任事故

食二日仄曆十八食晦日朞者一此其效也○注是後至所致○毛本強作彊五行志下之下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邾支解鄫子晉敗王師于貿戎敗齊于鞏按邾婁戕鄫子見下十八年四國大夫敗齊師見成二年齊侯佚獲見成二年傳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道〔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己未月之十八日杜云斷道晉地大事表云傳云卷楚一地二名今

沁州東有斷梁城方輿紀要卷城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九里按如左傳文上云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似斷道與卷楚二地卷楚亦不得以卷當之杜云卷楚卽斷道固是臆說顧棟高謂在沁州不知何據通義云是盟同欲仇齊而不與信辭者傷中國無伯之甚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注〕

稱字者賢之宣公篡位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

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春秋公子不爲大夫者不卒卒而字者起其宜爲天子上

大夫也。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壬午，月之十三日。○注稱字者賢之。○穀梁傳其曰公弟叔

肸，賢之也。春秋稱字多賢辭。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傳其稱季友何？賢也。亦稱字故也。○注宣公至貧賤，穀梁傳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於春秋。注引秦曰：宣公弑逆，故其祿不可受。兄弟無絕道，故雖非而不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書曰：公弟不亦宜乎？新序節士云：魯宣公者，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赤立爲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其國。公子肸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肸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鹽鐵論論儒云：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肸退而隱處，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效死不爲也。按：衛侯之弟鱄，去君稱名者，彼注云：刺鱄兄爲彊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心事剽，背爲姦約，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爲大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故不得與叔肸等也。○注故孔至謂也。○論語秦伯篇文，集解包曰：言行當常然。義疏：篤信好學者，令篤厚於誠信，而好學先王之道也。守死善道者，寧爲善而死，不爲惡而生。故云守死善道，危邦不入者，謂初仕時也。見彼國將危，則不須入仕也。亂邦不居者，謂我國已亂，則宜避之，不居住也。天下謂天子也。見謂出仕也。何義當亦同，不必以天下爲天子爾。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守死善道，如公弟叔肸、孔父、仇牧、荀息之屬。○注禮盛至不名。○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又云：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孟子萬章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故不名也。禮記月令：聘名士，彼疏引蔡注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注天子至夫也。○桓四年注云：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白虎通又云：上大夫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禮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今本脫上大夫三字。隱元年注：天子上大夫字，尊之義也。是天子上大夫亦不名也。公子不爲大夫，卽不見於經，亦不書卒。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卒而字之，故爲起其宜爲天子大夫也。○注孔子至心焉。○論語堯曰篇文，彼無孔

子曰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注引論語孔子陳帝王之文與滅國云云文選兩都賦序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兩注俱引論語與滅國繼絕世逸民傳論注引論語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上俱冠子曰字說苑君道篇武丁思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又敬慎篇同以此爲武丁事蓋皆述帝王之治不必專斥一人事此主引舉逸民連上述之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婁人戕鄆子于鄆

戕鄆子于鄆者何殘賊而殺之也〔注〕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

言于鄆者刺鄆無守備小國本不卒故亦不日〔疏〕

周禮疏引駁異義鄭君以爲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卽邾人

戕鄆子是也自弑其君曰弑者晉人弑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取殘賊之義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殺梁傳戕猶殘也說殺也周禮疏引鄭氏書梓材注同是戕爲殘賊之義也列子說符云遂共

盜而戕之。殷敬順釋文。戕。一本作殘。潛研堂答問云。穀梁注。挽。謂捶打。亦晉人語。說文無打字。宜何從。曰。此必打之誤。說文。打。撞也。打與撞。緣連文。知撞亦有撞擊義。又問。釋文引字林云。木杖。考說文。挽訓。木杖。挽訓。解挽。卻是兩字。陸似混爲一。曰。挽。殺之挽。本當从木旁。陸引木杖訓之。則陸所見本。猶作挽字。隸改从手旁。而唐石經因之。非古本之舊也。按穀梁云。挽殺。與何氏支節斷義殊。其殘一也。五行志。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邪支解。鄒子是西漢舊說。故何依用之焉。周禮大司馬云。放弑其君。則殘之。注引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公羊傳。戕。鄒子子鄒者何。殘而殺之也。惠氏士奇禮說云。殘之者。或焚或輓。春秋戕。鄒子。穀梁傳以挽殺。注挽爲捶打。方言謂之淋。關西人呼打爲淋。晉魏河內之北。謂淋爲殘。蓋殘賊而殺之爲挽殺。陰言訓。弑死於桃梧。注。梧。大杖。桃木爲之。以擊殺。羿。則似古有是刑。而邪人行之。故春秋書曰。戕。小爾雅亦曰。戕。殘也。蓋邪人假其名以行其虐也。殘乃九伐之正法。豈挽殺之謂哉。董劉以爲支解。解四支。斷骨節。蓋近乎殘矣。殘之言輓也。殺君者輓。古之法也。說者謂起於秦誤矣。○注支解至道也。○說文肉部。肢。體四肢也。段作支。孟子告子篇。脩其四支。易坤文言傳。而暢於四支。是也。說文刀部。解。判也。从刀判牛角。左傳宣四年。宰夫解鼃。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是也。支解。卽史記呂后紀。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是漢書陳湯傳。支解人民。注。謂解截其四支也。刑極殘賊。故今律。支解活人者。首犯凌遲。妻子流。亦以惡無道之甚也。杜云。弑戕皆殺也。弑者積微而起。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爲。故春秋變殺言戕也。○注言于至守備。○左疏引賈逵云。邪使大夫往戕賊之。杜氏釋例云。有國之君。當重門設險。而輕近暴客。變起倉卒。亦因事而見戒也。○注小國至不日。○舊疏云。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也。邪婁無道。殘滅人君於其國。都與滅相似。亦宜書日。以責其暴。而不日者。正以鄒爲微國。本不合卒。是以略之。不書其日也。而僖十九年夏六月己酉。邪婁人執鄒子用之。亦是無道。與此相似。而書日者。彼注云。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其痛其女禍而自責之。是也。

## 甲戌。楚子旅卒。〔疏〕

穀梁旅作呂。說文。呂。脊骨也。象形。昔太岳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又晉篆文。呂。从肉从旅。則旅蓋臂之省體。卽呂也。呂覽季冬紀。律中大呂。注。呂。旅也。是也。包氏慎言云。七月書甲戌。月之九日。

穀梁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之少進也

何以不書葬〔注〕据日而名〔疏〕

〔注〕据日而名○舊疏云書日書名一是諸夏大國之例是以弟子因遂責其不與大國例同書葬也

吳楚之君不

書葬辟其號也〔注〕旅卽莊王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誅之至此卒者因其

有賢行〔疏〕

〔禮記坊記云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注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今本無僭字蓋鄭所据本異或鄭以意加也楚世家云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

諡乃立其長子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蓋僭王在夷王時矣自熊通自立爲武王後始世僭號耳吳世家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故皆不書葬明其宜絕也○注旅卽莊王也○楚世家穆王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左傳序莊王立在此文十四年○注葬從至誅之○包氏慎言云按絕葬明誅言當脅顯戮也穀梁傳曰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僭號失德之大者同之弑君滅國日是亦當殺當滅焉而已杜云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僞按坊記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五等諸侯卒皆稱爵葬者臣子之事故一例從尊稱公若吳楚書葬則宜書葬吳某王葬楚某王與周王號嫌矣故絕其葬若無臣子辭以示誅絕春秋正名之嚴也包氏說極爲切實杜氏注尤隔膜之論也○注至此至賢行○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彼注云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實按楚自莊世書葬入傳世始書楚所傳聞世諸夏猶其外數故楚君不得見經商臣弑父之賊又在誅絕之列故至莊王書卒亦因其可進而進之義也先儒以秦穆楚莊合齊桓晉文宋襄爲五霸以其爲春秋之所與故也